



大全孟子

萬章章句下

卷之十

告子章句上

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下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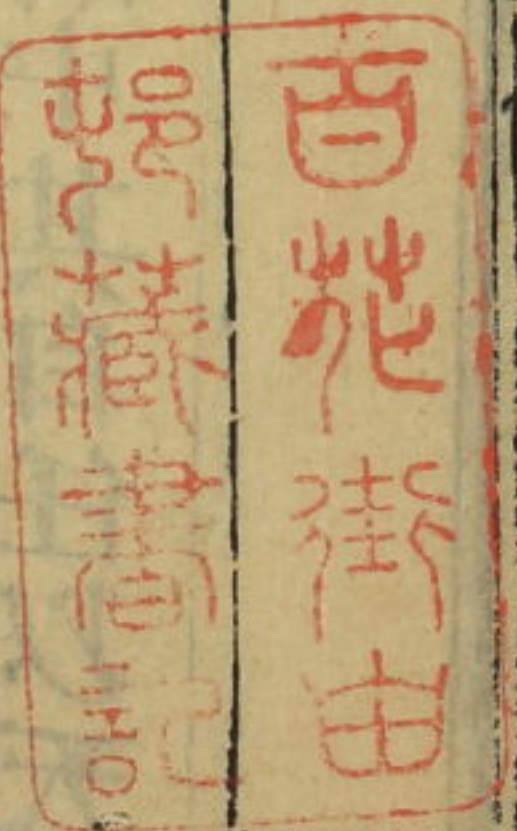
仁  
131  
13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

封建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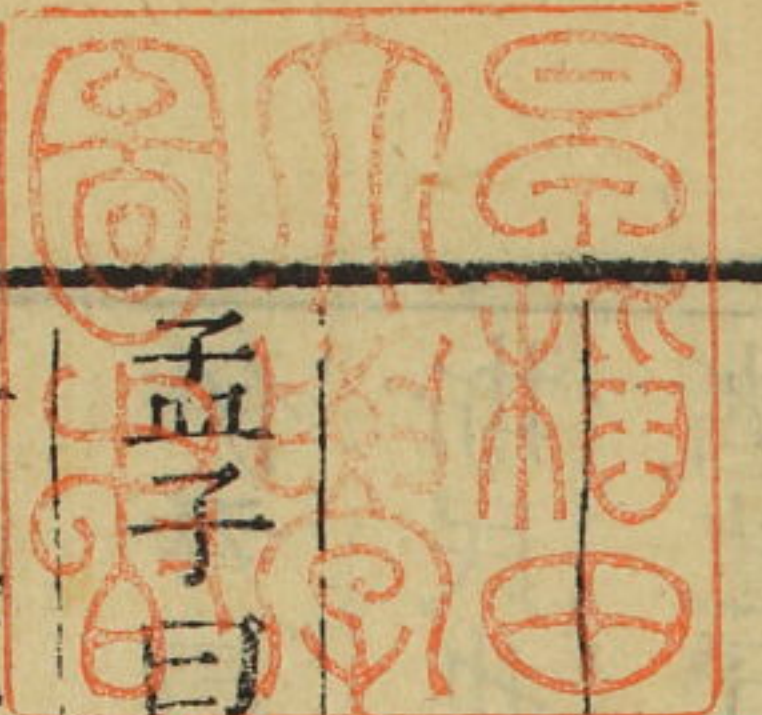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息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門 仁 2  
號 131  
卷 13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竝見前篇

見形句反下文餘見竝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息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朱子曰伊尹體用較全夷

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



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后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

疾智反

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

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

形

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

記曰當其可之謂時

或曰孔子去

魯不稅

與脫同

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

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與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患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

底意思去聲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

重於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  
 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  
 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  
 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

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  
 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  
 多如桀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  
 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  
 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  
 矣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  
 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  
 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  
 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  
 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  
 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  
 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  
 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  
 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曰  
 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



舊惡桀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會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

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簫韶九成是也書益稷篇註簫古文作箭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

也如振河海而不洩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

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若獨

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

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

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

然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如墜直位反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樂也越猶揚也詘然絕止之貌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

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故竝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

先擊鐃鐘以宣其聲鐃伯各反鐘各俟其既闕苦穴反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

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兮寬云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

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舉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亦

此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

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今樂

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作先撞鐘是金聲之

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

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

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

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

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

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

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

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

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

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

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



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持小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成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

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為聖智兩全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

此復扶又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

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

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張子曰夷惠智

不明於至善故偏入於清和然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知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集大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



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朱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

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鰓亦將何所到乎○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歟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



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疆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

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雲峰

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二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

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聖而為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弁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慶源



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慶源輔氏

曰位以爵定通考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

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通考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



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二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並同二千八百八

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

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

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

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通考詹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



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  
 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一里大  
 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  
 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  
 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  
 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  
 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  
 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  
 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井六千六百  
 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  
 百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  
 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  
 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三畝公田  
 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  
 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  
 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

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  
 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  
 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  
 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  
 供國家制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  
 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朱子曰府史胥徒以周禮考之人數

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



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後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

人通考詹氏道傳曰民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

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為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千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



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鄉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定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孟子曰君

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寔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通考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



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  
 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  
 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  
 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  
 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  
 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  
 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  
 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  
 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  
 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  
 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  
 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  
 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  
 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一百畝九人則計九百  
 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

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  
 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  
 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采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夫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峰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非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畧而不可言其詳也然非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為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考朱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殞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君十卿祿通考趙氏真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於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

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鳥回燼徐刃之

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

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孟子與周禮不同

朱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詩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士惟三證之周禮之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也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慶源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七 萬章下



事我者也

費音祕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別人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七到

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

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

音厲又音賴  
又即葛反

飯也不敢不

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

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

者也

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推廣

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

貳室副宮也帝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

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

稱之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

匹夫而不為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闕如此者何心也新安

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

衍文也

萬章疑交際之

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間

去聲一本作問

而卻之直以心度

待洛反

其不義而託於

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



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

賜貨烝豚之類也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

至於為於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憇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類越也今書閔作腎無

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

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即誅者也如乎而可受之乎通考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詞

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聽也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

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



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

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波辭蓋陷於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役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

所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此去聲夫音扶較音

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  
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  
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  
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  
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  
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

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

以為獵而較

音教

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慶源輔氏

曰其教之不而後誅之乎於此可改孟子待人之  
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  
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  
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  
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音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  
 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  
 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  
 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  
 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

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慶源輔氏曰以

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  
 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  
 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  
 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  
 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  
 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

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

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何墮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慶源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出

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

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

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

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通考朱氏公遷曰禹稷顏子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蜚鼃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物之義○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

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倉刀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

及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之正故

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惟抱關擊

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

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

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商榷張氏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

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實位也處尊富則當仕行道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鳥為反會去聲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註凡論語序說苗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

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

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處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

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音潮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

道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宋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

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

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實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語急進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

都一齊說下空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易曰良其難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

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



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稟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冥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內出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

許既反

謂之寄公

記郊特牲古者寓公

諸侯不臣寓公故不繼世寓寄也○

喪大記君之喪大小斂為寄公國賓出

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

食祿則非禮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

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餼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

夫聲

乏則周卹

與恤同

之無常數君待民

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新安陳氏

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謂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

反下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

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者左傳昭公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

用况又不能養乎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

考宋氏公遷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

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為

人所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

煩猥鳥海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檀弓相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鶩在位之臣不

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

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

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

與為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宋子曰賢與多

開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說見

形旬反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

形旬反春秋傳

去聲○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

月齊侯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反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

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大

赤從周正色無飾

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

新安倪氏曰畫析龍於其上



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

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旂交龍為旂析羽為旌見周禮

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砥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

音

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

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慶源輔氏曰以敬君之命而不敢慢也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

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朱子曰固是不出

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殺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是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簡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五之所以應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伐章知不狂道從入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

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之善蓋於一鄉然後遊於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新安陳氏曰廣

狹有異於一鄉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



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强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

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

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愈廣矣○雙峰饒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心果曷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峰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

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與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與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貴戚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與

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



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與姓乃能行之於

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前漢霍光

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盡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誅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先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爾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

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



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若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肸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血子之言易哉

全卷之十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柎捲 柎音杯捲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 居旅反 柎柎捲屈木

所為若卮匱 音移 之屬 朱子曰柎捲似今捲杉台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柎北人以

此為箭謂之柎箭即蒲箭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九



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朱

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

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

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



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峰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  
端反

湍波流滌音螢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  
輔氏

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

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通考仁山金氏曰近於楊子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



有不善者也 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

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

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

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 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

也 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

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

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

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

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性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

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



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峰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

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



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

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

**相似**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

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曰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

初加楚宜

二別必列反別反

也白羽以下

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

之白質本不同

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

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

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

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通考趙氏惠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

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戾紛紜舛尺免反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

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



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牛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

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其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峰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

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



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雙峰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辭○雲峰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

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于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朱子曰告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

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執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詆其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

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

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

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耆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多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目牖之意也通

此字疑忘作此

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長

則愜於吾心此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耆秦人之炙

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

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于已盡之矣○

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言而喻告子猶

不悟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耆炙以為喻謂美味雖

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

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

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音母莫補莫厚而不



得其正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

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

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

中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

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

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

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

堯舜矣。

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

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



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宐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

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

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新安陳氏

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



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

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通考**。涂氏潛生曰。性猶杞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威於性。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崖。故曰。各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

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

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

善可知矣

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慤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

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

也

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

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會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

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于天才亦出于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

徒音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北溪陳氏

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  
通句  
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

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  
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

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

用者才也  
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于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乎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



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於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

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喫緊教人處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

故言有不同耳

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

新安陳氏且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

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

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

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

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

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

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

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

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

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

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

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

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

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

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麤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齋室陳氏曰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張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

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



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齊者

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絲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非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體養體認克治克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克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全付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撮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

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

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

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

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

當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



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峰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木發之辭也湍水之說則略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定言

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慈夜也反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

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



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飢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粢大麥也耰覆

敷救反

種也

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

合曰覆種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

音夕薄也新安陳氏

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

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蕘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蕘音匱

蕘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蕘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朱子曰然否之然人  
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

草食曰芻牛羊

是也穀食曰豢

音患

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上聲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

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  
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  
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  
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難在外  
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  
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  
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  
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  
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  
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峰胡氏曰芻豢  
人之所同嗜也嗜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  
然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  
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眾人與聖人同此至善  
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  
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  
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嗜之味其  
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



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公遷曰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久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

生長

上聲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下同也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日夜之所息

謂氣化流行未嘗間

去聲斷徒玩反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

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新安陳氏巨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

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為有牯亡之矣。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工去聲 牯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

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

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牯械

下戒也 朱子曰 牯如被

禁械在那裏不容走作 必如將自家物失去了

反覆展轉也

朱子曰 反覆非 顛倒之謂 蓋有

互換更迭之意

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

新安陳氏曰 物欲者 伐良心之斧斤也

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

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

形句反 下同

者但其發見

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牯亡之。如山木

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

朱子曰 平旦之氣 只是夜間息得許

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 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

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

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

擴而克之化旦晝之所格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且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蘗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格亾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且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格亾之○謂格亾其夜氣非也謂格亾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日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格亾隨手又耗散了

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格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日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日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格亾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且亦然至日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日晝只管格之今日格一分明日格一分所謂格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



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涸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于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

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峰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于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



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

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枯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此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非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使



存在此捨之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

便亾失了 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亾保守之難者

謂出入無時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

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

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意繳上上文收結一章之意程子

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

內而已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

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

舍亾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

舍不出則入無閑虜可以安頃惟心之謂與直指而

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亾兩句上心

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

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

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

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

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

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

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

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而存

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

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



是在這裏出則是亾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亾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亾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

○愚聞之師

延平李曰人

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楷亾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

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

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

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宏熟玩而深省

悉井反之也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

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峰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宏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

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

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

雙峰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眾邪之交敵，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

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

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

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

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

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



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實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峰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通考趙氏惠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

生春秋宰夫脰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

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養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

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

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

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

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爲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

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

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

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

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

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

亦人所易

去聲昏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

朱子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

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嗶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萬鍾是豈不可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北

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嗥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

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

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悉井反

察於斯焉

朱子曰此章孟子所

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充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

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能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晏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



免至于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不失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眾人惟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通直朱氏公遷曰此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蓋惡之心而言之也○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

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邪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心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舍此生理穀不過是殼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纒播種而便萌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具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枯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然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



矣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  
 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  
 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  
 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  
 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  
 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  
 須略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  
 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  
 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  
 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  
 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  
 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  
 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  
 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義者行事之

空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

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

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  
 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  
 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  
 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  
 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  
 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  
 峰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  
 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  
 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

平聲

人惕然有深省

反

處

雲峰

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故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儆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儆情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朱子

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

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能求其

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

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

雖曰從事於學而終

不能有所發明矣

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

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

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通考勿齋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為昏昧喚醒



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

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白過去了

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

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

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徽菴程氏曰尋

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峰胡氏

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

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

達則此心又不可為

虛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曰學

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

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

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

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

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

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

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峰饒氏曰

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

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舍昏放

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

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

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

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曠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



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放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通直朱氏公遷曰牛山之末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眾人梏之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眾人放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論章言學

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

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

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

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南軒張氏曰愛

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

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



至不養也申 兼愛兼養意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

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

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價

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槭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

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宋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

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

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饑了也

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

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

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

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

失大蓋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



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遷蔽如

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

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

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



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  
 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  
 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  
 順他做去却害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大人不失其赤  
 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  
 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  
 心言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

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 婺州人心箴曰

茫茫堪與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

微太倉稊杜芳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雲峰胡氏曰 堪輿謂天地

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  
 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  
 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

乃禽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

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  
 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  
 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惟口耳目手  
 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

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反為厥心病雲峰胡氏曰此 言口欲味目欲

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  
 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 一存者嗚呼幾平聲希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 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



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亾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雲峰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

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苟卿以耳目爲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遽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爲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

實此二者○雙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

去聲

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人爵從



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亾而已矣

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亾

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

曰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

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

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上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修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亾者何也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亾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亾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耳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

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

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

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程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

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必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

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

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峰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



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

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

有以溪助於不仁者也

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

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亾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

亾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南軒張氏曰此



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條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明則人欲寢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音蹄稗蒹賣反夫音扶

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眾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峰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



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古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

學匠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下同是則

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

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于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

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于彀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峰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峰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

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辯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强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

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宋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

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鋤淡反樓樓

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

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

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

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營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

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

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

紵戾也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

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

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斲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所以斷丁亂反



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淡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與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

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益與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息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暇修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

音木是也

記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大官○新安

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足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

上聲弟音悌先  
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

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



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

堯舜不能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

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

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

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

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

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

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

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

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龐倉胡反

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

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

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

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

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

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

分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旬反無不可師不必

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

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

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

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

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遯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

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

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曹交識

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



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修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白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白於是宜

白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曰家國之念淡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墜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

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勞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

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

子作此以自責也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

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朱子曰親之過大則

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免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由子

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滋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聲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

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

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惲口莖反

宋姓惲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惲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

告子下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搆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蔡氏曰宋慳在當時想亦是年

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

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  
其效有興亾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

南軒張氏

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  
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  
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西  
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樞一言而罷之豈  
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  
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  
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  
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  
相接必將有滅亾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  
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  
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  
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

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  
耳言利則必蠱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存天理  
尤嚴焉

第百○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  
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隣國季任為

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  
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

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  
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



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

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

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於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

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

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

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

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六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

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

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竝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

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注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

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

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

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

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

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



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直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有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乎聲

百里奚事見形削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

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

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歿於莒音舉其

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胡化反

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

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甲齊侯弔諸其

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隄而隅為之崩通

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髡以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

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膳音煩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

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

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

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

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

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

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

識賢也空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

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

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

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

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

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

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

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

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

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指髡髡雖譏

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

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七第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新安陳氏

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焉。五霸

宐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力驗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自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

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

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

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

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

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歃歃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時戰反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

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日謂記其日，美之。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匱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  
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以婦人與國  
事與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  
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  
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  
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  
為妻則無夫婦之別

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  
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  
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

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  
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  
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

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  
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翼需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

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宐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幼哉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切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使倖克敵已驕敵怒禍

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

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

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親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

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

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

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

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於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狠也也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



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

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亾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

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亾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

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自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臏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時生成饗殮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塵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

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峰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收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闡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堤壅委恐反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

曰攷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



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反於已則有盡。

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



同扶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去聲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

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入亦甚多然其所

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

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上聲直諫

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

善

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囿公仰視蜚與飛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憇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或譜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四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

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

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

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

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

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

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

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

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

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

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于如是之貧則

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

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

禮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

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于

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

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峰胡

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

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

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

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

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

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版築之中告子下



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

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

尹百里奚事見形旬反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

賢皆臣也故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曾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

性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

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知之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

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袞袞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溷



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心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程子曰若要熟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也須從這裏過

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

胡登反

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知盈

反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

改

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其改過之事

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

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

能燭於幾

平聲

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

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



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  
 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  
 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  
 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于事勢窮  
 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  
 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于事理暴著徵色發  
 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  
 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  
 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

法家

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

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全由於

安樂矣

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

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  
 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  
 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  
 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  
 即憂患之反也

之仁

雲峰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于  
 孰堅志是入德路頭孰仁是成德地步

以安樂



失之者多矣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

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息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于晏安常既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容期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反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

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誨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



教也

近世近野與迥不與各因其本而為之

獨之

其感而歸之實

成生而言不

其

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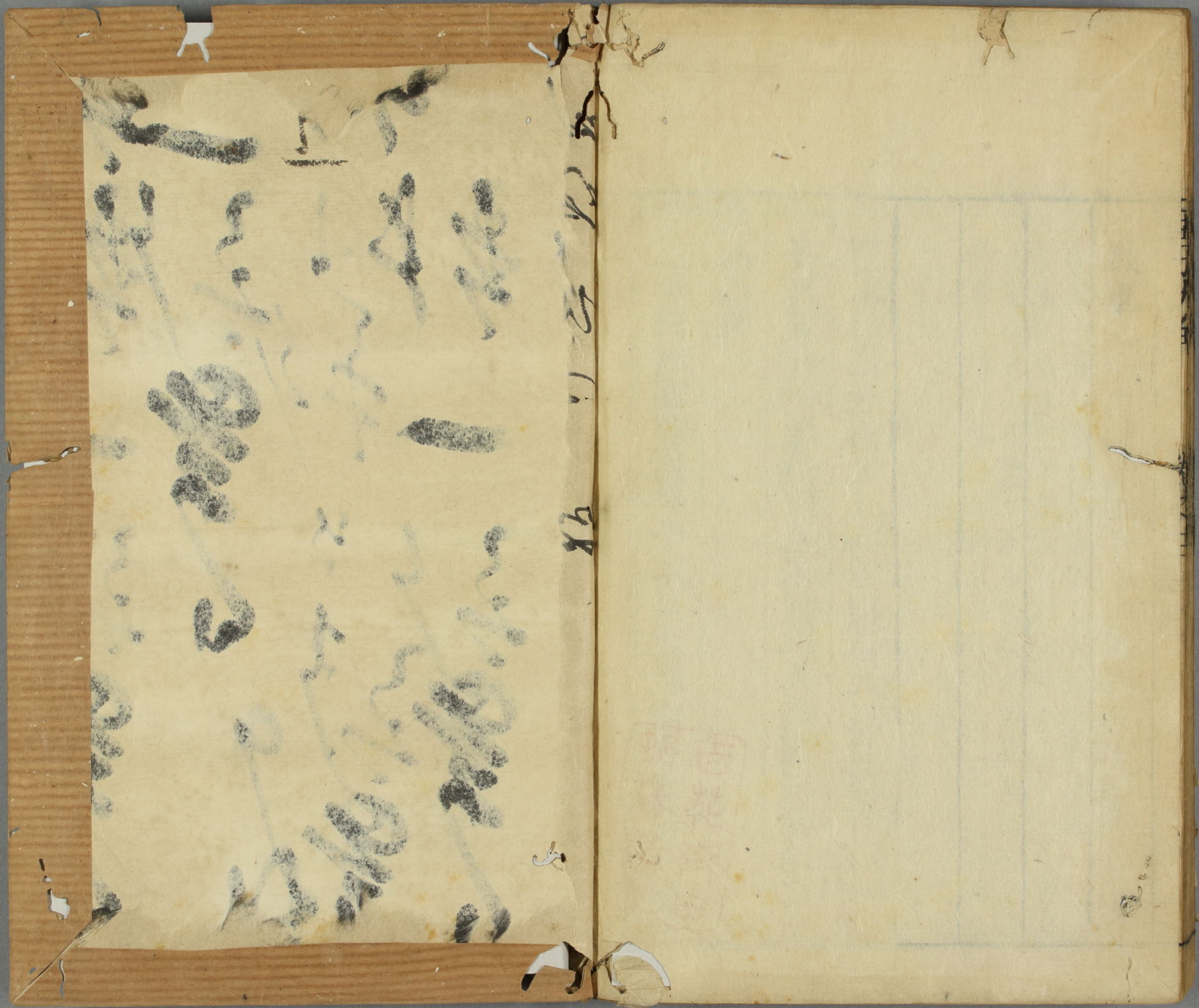
多

之

○

百  
花  
街  
由  
朝  
陽  
書  
記





Handwritten text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Arabic or Persian, arranged in several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Arabic or Persian, located in the gutter of the book.

A ruled page with a light blue grid pattern, likely intended for writing or drawing.



